

程

河東先生龍城錄目錄

卷上

吳嶠精明天文

魏證嗜醋芹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武后常有身後名

房元齡為相無嗣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趙師雄醉憇梅花下

李太白得仙

韓退之夢吞丹篆

寧王畫馬化去

含元殿丹石隱語

景州龍見三頭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明皇夢遊廣寒宮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夜坐談鬼而恠至

裴武公夜得鬼詩

房元齡有大譽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爲八體書

張杲著龍山史記注

龍城無妖邪之恠

王漸作孝經義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卷下

海東前切目錄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李明叔精明古器

賈奭著書僊去

開元藏書七萬卷

明皇識射覆之術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太宗沈書滹沱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高皇帝宴賞牡丹

魏證善治酒

裴令公訓子

華陽洞小兒化爲龍

韓集樹雞詩蓋用此當時之事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李吉甫毒虐弄正權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羅池得石刻

劉仲卿隱金華洞

趙昱斬蛟

宋單父種牡丹

東吳韻藻
鵬枝壽樺

河東先生龍城錄目錄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上

序

柳先生謫居龍城因次所聞於中朝士大夫
撫其實者為錄後之及史之闕文者亦庶幾
焉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雪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
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
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

神堯卽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卽袁天剛
之師也

魏證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
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
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
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
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
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

謝曰君無爲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
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
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
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
世祕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
直入臥內雷殷殷然赤電遶室暝霧中一老
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

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
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
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
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
笈金科祕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網帙據
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丘元老
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頷頊頃曰上帝敕
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受期展二十四年二紀
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颶起坼帷裂幕時已

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
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戶不出經
歲不食人因窺閨中但聞勸酬交歡竟不知
爲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玉清觀安泊間或逃
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
而不謝一日告殖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
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
有人過海阻風飄蕩舩欲并妄行不知所止
忽見畫舩一葉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

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之遠知曰君涉險何
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台人
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
到登州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旣辭
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颺颺而過明日至登
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
兩日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

頰郎以居常頤下有鬚若猿頷也其上有四
靨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
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
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丐者豈非
異人乎

房元齡爲相無嗣

房元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
名當世爲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
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

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詩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旣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卽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憇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憇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啾相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爾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海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曾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

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
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
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
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

不可解云天漢二年赤先生栗木下有子傷
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
水後六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
半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
門賊毋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

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
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
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管押
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
此因少憇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
爾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
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
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
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

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官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

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玉城崔嵬但聞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

想素娥風中飛舞紳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
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
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
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
得之後中宣南驚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
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
寶水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

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
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
風雪寒甚窓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
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
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
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
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

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爲燼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岫叢嵐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空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徭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爲燼

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元齡有大譽

房元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爲亂賊輔帝者則爲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爲題字時朝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

於諸臣稱爲越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爲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爲八體書太宗旣卽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卽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

訪余求進此文後爲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

該備而漸性鄙札凡鄉里有闕訟漸卽詣門
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卽請漸
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
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
子卽神丘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
道海上方士亦得其術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上

東吳龍
編校書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講
明種藝其言深耕穡種時耘時耔却牛馬之
踐履去螟蝻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
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
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
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
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迨然生頗爲文思澁設苦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奭著書僊去

賈奭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爲人謹順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臯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邇年不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訛幻莫之信也有子餗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爲褚無量裴煜之鄭譚馬

懷素張說侯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而賊逆遽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臥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

默識之矣後卽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嚙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建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卽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太宗沉書於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

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
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
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
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裏百重命中使沉滹沱
中更不復省此與先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
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憎夢一
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

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
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為
遠取景物為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
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嶠望且重也處
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
霽而夕陰以為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
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
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
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寡和也搦素筆而

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其時也
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
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
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
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
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羣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
昭者一聯爲絕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若臭

蘭人天使夫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爲賢婦人
而稱量集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於
死也有文容一百卷行於世

魏證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醺淥翠濤常以大金
甕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卽世所未有太
宗文皇帝常有詩賜公稱醺淥勝蘭生翠濤
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
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

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
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千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
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爲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爲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
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
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犇忙

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
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
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耳而
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
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蘗以熱酒
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
罟中因投小刀圭藥魚引吸中卽死取視則

見八足若爪利焉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爲
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且老蛟死浮於
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爲藥死山人此藥云本
受之於閭阜山王天師乃仙方耶而涉海者
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
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譎而可懼元和元

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
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於
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
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
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卽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卽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

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賸強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涖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

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
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
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
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
亦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
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
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吞怒眉
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
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

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
二十六珽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
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闐色人亦不能知其術
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
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下

東吳卮雲
鵬校壽梓

河東先生集附錄目錄

卷上

勅賜靈文廟額牒

初封文惠侯告詞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柳先生楊子新注

書詩贊碑跋評論

答柳子厚書

又與柳子厚書

又謝柳子厚寄疊石硯詩

題羅池廟碑陰文

柳侯畫像贊 并序

文惠侯贊 并序

題萬石亭詩 寄永守 王顧

又集古錄羅池廟碑跋

又般舟和尚碑跋

讀柳子厚傳

又金陵語錄評論

卷下

評柳子厚詩

又論柳子厚詩

又寄書柳子厚詩

又書柳文瓶賦後

書柳子厚牛賦後

又書李赤詩後

又書黃子思詩集後

又跋大鑿禪師碑

又引說先友記

又讀柳子厚三戒

河豚魚說

烏賊魚說

跋晁無咎畫馬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跋陰符經後

發明周御史論

古今詩話

歸叟詩話

冷齋夜話

石林詩話

重修羅池廟記

柳文前序

韓柳音釋序

柳文後跋

又柳文後跋

河東先生集附錄目錄

東吳韻爾
鵬牧壽梓

河東先生集附錄卷上

勅賜靈文廟額牒



尚書省牒柳州靈文廟

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
據柳州申據本州鄉民父老嚴後等狀陳伏
覩唐柳州刺史元和年立廟於羅池至今三
百來年廟享不絕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災
及公私祈禱無不感應乞加封爵或廟額柳
州本司保明委是詣實尋符太常寺依條看



詳據太常寺狀勘會唐柳州刺史立廟於羅池係前代名賢轉運及州司保明立廟至今三百來年廟享不絕凡有水旱疾疫祈禱感應自熙寧二年八月已後至去年六月計十餘次祈禱感應伏候 指揮 牒奉 勅宜賜靈文之廟爲額牒至准 勅故牒元祐七年六月三日牒

初封文惠侯告詞

勅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爲不朽

生而昭爽後且不亡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于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顯記覽浩博貫穿經史溢爲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俗成田里悅喜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禳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情尚其知歆永庇南土可特封文惠侯崇寧三年七月七日中

書舍人臣薛昂行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勅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
之師沒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
人者其於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
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
城終享廟食焄蒿之際盼饗必通屬者春夏
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卽應歲以是豐故郡人
願請諸朝而使若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爰

益褻封尚赫光靈保有常享可特封文惠昭
靈侯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書舍
人臣王剛中行

柳先生楊子新注

學行篇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
木舌

先生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
如木鐸也

脩身篇

熒菟曠枯糟莩曠沈

先生云熒明也熒菟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爲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菟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

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先生云糟當爲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是杖擿地而求路冥

冥然行矣

孝至篇

勤勞則過於阿衡

先生云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先生云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群公書贊題跋碑記

答柳子厚書

劉賓客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

如哉夫矢發乎羿毅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俚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又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箏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二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知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

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號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槩耳不宣禹錫白

又謝柳子厚寄疊石硯

常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羣清越敲寒玉參差疊碧雲煙嵐餘斐疊水墨兩氛氲好與陶貞

白松窻寫紫文

題羅池廟碑陰文

田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爲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叙其事而銘之于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袞鏘鏘然若

咸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
害以巽令人以隨顏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微
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聖人
之道偃蹇爲霸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
間通籍於元和之時闊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
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
雖得其時而無知己設有知己一人而已故
國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以鮑君亡
矣唯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

有呂衡州以倜儻與公爲游處有皇甫湜以
文章與公相遊遨而公位不過爲南宮外郎
命不過爲柳州之牧以謫而出至死不服如
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馬軛於輦轂
時耶命耶以是知爲仁者未必獲祐修德者
或虧多福予聞四瀆視諸侯五嶽視三公爲
靈神甚貴在祀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晦所
王者爲雷爲風助天以揔萬靈助國以濟三
農所以籩豆有加蘋蘩用豐其䟽爵也有袞

冕劍烏其用樂也有簫笳笙鏞安得公之生也
也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
唯裔夷感慕而靈祠潔脩迓神之威有荃橈
兮桂舟饋神之奠有椒漿兮蘭羞無金策追
封之贈無袞衣加寵之優使公與沈湘之魂
爲偶而配濤之神作儔以公之齊聖廣淵聰
明正直宏深之量昭明之識而不爲星爲辰
幹運陰陽拱於北辰不爲嶽爲瀆含吐風雲
康於黎民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羅池之神是

知天命難諶今命靡常因紀爲碑陰之文

題萬石亭詩

寄永守王顧

歐陽公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
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

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泐洄故
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
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薙發幽薈
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爲材惟知
古可慕豈免今所咤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
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岷

又集古錄羅池廟碑跋

右羅池廟碑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
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

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
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
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然則
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碑言
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
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碑
時當是長慶三年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
書元年正月蓋傳摸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
黎先生載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

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
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
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又般舟和尚碑跋

右柳子厚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
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
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
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
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

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毀以避
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
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已任於子
厚不得無言也

讀柳子厚傳

王荆公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
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
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
於世徃徃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

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又金陵語錄評論

柳開不及柳子厚睦修亦常儒耳張景道勝柳開如太元準易論好餘文論亦多好

東吳韓雲
鵬叔書粹

河東先生集附錄卷上

